



云南丽江春秋战国时代古墓群发现的贝壳。图据新华社

●海贝与南方丝绸之路

《寰宇记》里，直接叙述成都的文字不多，但从其他章节里的一些文字，仍然能见到与成都的关联，比如从他记载的云南的贝壳，可以推断出“南丝绸之路”的存在。

“南丝绸之路”是连接蜀地和古印度的古老国际贸易通道，又称“茶马古道”或“蜀身毒道”。蜀身毒道，又由灵关道、五尺道、黔中古道和永昌道四段构成。“身毒”为印度古称，读作ju ān dú，又称天竺或贤豆，到了玄奘才译为读音更准确的“印度”。而之所以被称作“茶马古道”，是因为它以成都为起点，把内地的茶叶和丝绸销往印度阿萨姆，以至更远的中亚、西亚和地中海地区。

《寰宇记》中，多次提到云南省将贝壳当作货币使用。在昆明城，用海里才有的白贝壳为币，“八十个贝壳兑换一个银币”，“离开押赤城，向西走十日，便到达哈喇章省的一个主要城市，这里也隶属于大汗，由他的儿子忽哥赤在此行使皇家的职权。”这座城市便是今天的大理。他还提供了一条有价值的线索，即这个城市里用作货币的贝壳来自印度。

《寰宇记》中，提到以海贝为币的地区共有5个：秃刺蛮(川南、滇北)、押赤(昆明)、哈喇章(大理)、出产苏木和大象的罗斛国(泰国)、“省城”为永昌的匝儿丹丹(云南西部、缅甸东部)。地图上，这5个区域串起来的线路，正跟“南方丝绸之路”重合。

从马可·波罗的叙述，我们甚至可以推断三星堆海贝的来历。1986年，三星堆一、二号坑出土了数千枚海贝。其中有一种货齿贝，只产于印度洋的深海区域。这些海贝穿孔成串，应当也是用作货币。联想到前文所说的哈喇章(大理)用作货币的海贝来自印度，这些以海贝为货币的区域串起来的线路正跟“南方丝绸之路”重合，那么三星堆的海贝从何而来就不言自明了。

马可·波罗用他的记载，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“南方丝绸之路”这条使用了数千年的国际贸易通道的存在。

1295年，马可·波罗返回威尼斯。1298年，威尼斯和热那亚爆发海战，支持威尼斯的马可·波罗被俘。

在监狱里，马可·波罗结识了一位名叫鲁斯蒂谦的小说家。根据马可·波罗的口述，鲁斯蒂谦用一种法意混合语，在羊皮纸上记下了他在东方的传奇之旅，这就是《寰宇记》。

《寰宇记》诞生后，西方人通过它见到了一个几乎闻所未闻，却让人神往的东方世界。700年来，这本书在西方社会引发了持续的“东方热”。马可·波罗这名最早的国际旅游博主，将中国的风土人情、灿烂文化传递到遥远西方，也让世界知道了成都和成都的廊桥。



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



带有屋顶的廊桥，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，是一桩新鲜事。《寰宇记》流行之后，欧洲人根据自己的想象，画出了成都的廊桥。四川博物院 供图

最早来成都的旅游博主：马可·波罗

□一非/文



美国社会经济史学家西德尼·甘博在1908年—1933年间曾五次来华，在中国西部拍摄了大量珍贵照片。这张安顺廊桥旧影就拍摄于这一时期。[美]西德尼·甘博 摄

●有屋顶的桥——安顺廊桥

马可·波罗之于成都，最详细和最有魅力的是关于锦江之上安顺廊桥的文字。

“有许多大川深河发源于远处的高山上，河流从不同方向围绕并穿过这座城市，供给该城所需的水。这些河流有些宽达半英里，有些宽两百步，而且都很深。”用成都的情形来对应《东方见闻录》中的文字，几乎可以严丝合缝。老成都城正是一座被水环抱的城市，以锦江为主导的成都河流，来自都江堰，再往上则可追溯至岷山融雪。

马可·波罗这样描述长江和它的支流锦江：“这些河和城外的各支流汇合成一条大河，叫作长江。此江的水道在东流入海之前，约有一百日的路程。在这条江的两旁和邻近的地方有许多市镇与要塞。江中的船舶川流不息，运载着大批的商品，来往于这些城市。”

马可·波罗描绘的廊桥，700多年间，虽经多次修葺、重建，迄今仍屹立于锦江之上。“城内有一座大桥横跨其中的一条大河，从桥的一端到另一端，两边各有一排大理石桥柱，支撑着桥顶，桥顶是木质的，装饰着红色的图案，上面还铺着瓦片。”从这样的叙述中看得出来，这是一座廊桥。何为廊桥？顾名思义，就是像走廊一样的桥。同一般的拱桥、平板桥相比，桥上还多了一个顶。廊桥，就是有屋顶的桥。因为可以供人避风雨，又叫风雨廊桥。

“整个桥面上有许多别致的小屋和铺子，买卖众多的商品，其中有一个较大的建筑物是收税官的居所。所有经过这座桥的人都要缴纳一种通行税，据说大汗每天仅从这座桥上的收入就有一百金。”桥梁，作为连接江河两岸的必经之路，自然流量繁忙，是做生意的地方；而有了廊顶的庇护，无论下雨落雪，风吹日晒，生意都不至于受耽搁，因此廊桥又往往发展成为固定的集市。

关于安顺廊桥最早修建的时间，据李贵平先生《安顺廊桥 构架成都历史的古桥》一文，有资料称为1277年。1287年，马可·波罗来到成都。此时，安顺廊桥已建好十年，正值其最好年华。

安顺廊桥再一次在史料中出现，是在嘉庆版《华阳县志》中。其“安顺桥”条目称：“旧名长虹桥，治东城外大佛寺前。”长虹桥更名为安顺桥，是在乾隆十一年(1746年)。这一年，华阳县令安洪德又在原址上再建风雨廊桥，桥长二十丈，宽一丈，桥面上还供奉神像，设有摊市。安洪德为新的风雨廊桥题额“安顺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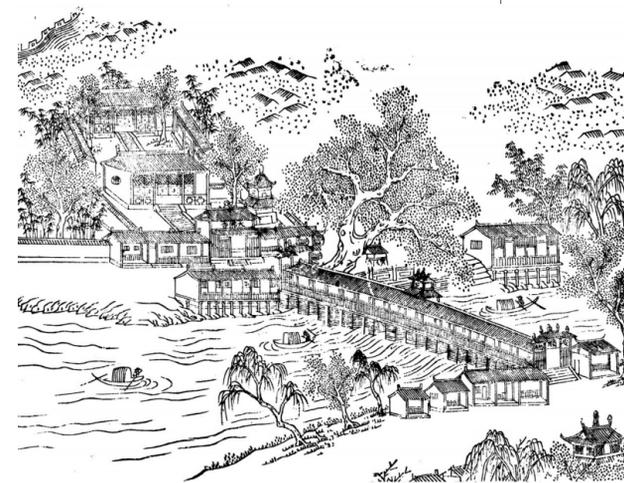
在县志的《大佛寺图》上，可以清晰地看到，廊桥横跨锦江，南桥头正对着大佛寺，北桥头上方有匾，上书“安顺”二字。十二个石墩立于江中。桥墩由条石堆砌而成，上面铺以木板，并覆有屋顶，是典型的木结构廊桥样式。当年的锦江通航，图上的桥墩之间是可以过船的——三艘木舟，两条顺流而下，一条奋力朝上。江边的房子，以吊脚楼的方式将立柱插入水中，而两岸柳树婀娜、银杏茂密。

当年马可·波罗看到的廊桥，“两边各有一排大

理石桥柱”。据《四川通志》，雍正九年，一洞桥、青石桥、卧龙桥参照安顺廊桥改石桥为木桥。可见，安顺廊桥此前是有过改造的。

自得名“安顺”之后，廊桥果然“安安顺顺”地在锦江之上立了两百年之久。从安洪德建桥至今，安顺廊桥再经毁建，桥名从未更改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于“安”和“顺”的向往。

时至今日，锦江江边还有些老人记得，幼年时见到的安顺廊桥有两层，“上面生意好得很”。2006年，笔者在新的安顺廊桥边采访了于此居住了七十年的陈大爷。陈大爷生于1930年代，七十年来后，他仍清楚地记得，小时候经常去廊桥上买邻居罗婆婆的花生吃。花生装在竹篾条编的笼子里面，相当于一分钱的价格就可以买一笼。陈大爷见到的廊



清嘉庆《华阳县志》里的安顺廊桥。

桥，就是乾隆十一年安洪德建的安顺桥，他在桥上买竹笼花生的时间，大致是在1940年代左右。

这座桥在1947年7月被一场特大洪水冲毁，仅仅剩下一些桥墩。1950年代，人们借用乾隆年间残余的两个桥墩，在其上架设木板，形成简易便桥。随着城市进程的发展，古旧的安顺廊桥彻底失去了使用功能，终于完成了使命，于2002年拆除。

2003年8月4日，新建的安顺廊桥开桥。新桥只过行人，不通车辆，其红柱黛瓦，雕栏飞檐，颇具古韵。到了夜间，则华灯璀璨，晶莹剔透。

廊桥北侧，有魏明伦撰写的《廊桥赋》：“旧址新颜，朱楼碧水。一廊穿南北，双亭望东西。”南侧，镌刻有马可·波罗像及其七百多年前横穿亚洲大陆的线路图，以表达对这位让成都廊桥名传天下的国际旅游博主的敬意。

国家移民管理局12月17日宣布，即日起将过境免签外国人在境内停留时间由原72小时和144小时均延长为240小时(10天)，新增21个过境免签人员入境口岸至60个，并扩大活动范围。此次政策调整最大特点是允许跨区域通行。作为入境热门城市，成都凭借独特的城市文化，吸引着全球游客纷至沓来。这些游客之中，也有众多的旅行博主拍摄视频，向全球展示成都的魅力。

其实，在700多年前，就有这样一位国际旅游博主，历经千难万难之后来到中国，来到成都，把自己见到的东方盛景，口述成了一本书，将中国的风土人情、灿烂文化传播到遥远的西方——这名文化使者就是马可·波罗，那本书则是《寰宇记》，又称作《马可·波罗行纪》或《东方见闻录》。

2024年是马可·波罗离世700周年，12月21日，“传奇之旅：马可·波罗与丝绸之路上的世界”在四川博物院开展。展览汇聚了意大利以及中国共40家文博机构近300件(套)精品文物，包括来自意大利的《寰宇记》手抄本(复制件)等多个品类的文物悉数亮相。透过展览，观众能跟随最早来蓉的旅游博主马可·波罗的步伐，开启一场关于东西方文明碰撞与交融的探索之旅。



新建的安顺廊桥。图据新华社

●元代的成都城

1271年，年仅17岁的马可·波罗，怀揣着好奇之心与父亲和叔叔踏上东行的路途，1275年抵达元上都。在中国旅居了17年，马可·波罗见到了壮丽的宫殿、繁华的城市以及纵横交错的驿路——他为此神奇的东方世界发出了阵阵惊叹。

马可·波罗关于成都的文字，收录于《寰宇记》里记录在中国西南各省区见闻的第二卷中：“在山区中走过二十个驿站的行程之后，到达一个平原，那里有一个地区叫成都府。它的省城是一座壮丽的大城，也用同一个名称。”

1257年，蒙古军队进入成都，开始重新修葺经历过战火的成都城，而在这之前十余年，宋军已放弃成都城，将军政机构搬迁到金堂云顶山据险而守。马可·波罗进入成都时，距战争结束也不过十余年，从他的叙述，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当年成都城的面貌。

“城的周围有二十英里，但现在该城分割如下：已故的老国王有三个儿子，他希望在自已死后，他们都能执政，于是他将全城分为三个地区，城市虽然是由一个城墙围着，但内部已经用墙隔离开了。”

马可·波罗并不精通汉语，老国王和三个儿子的记述，很可能是接收信息时的翻译失误，但他对成都城的描述却是相当准确的。

唐僖宗乾符元年(874年)，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骈在击退南诏对成都的人侵之后，为了解决城区太小无回旋余地等问题而扩建成都城，兴筑了罗城。后唐明宗天成二年(927年)，西川节度使孟

知祥征发军民20万人，用时月余，在罗城外又修筑了一道用于军事防御的城墙——羊马城。于是，成都由内向外，形成了宫城、罗城、羊马城这样一个单中心、多重城池相套的格局。自前蜀、后蜀至宋，成都城虽然经过多次培修，但城市的结构并未改变。

“全城分为三个地区”“由一个城墙围着，但内部已经用墙隔离开了”，跟宫城、罗城、羊马城三重城池相套的结构是能够一一对应的。成都外城羊马城的周长，据五代李昊《创筑羊马城记》，“其城周围凡四十二里”，跟马可·波罗记载的“城的周围有二十英里”也大致相当。

元朝建立之后，开始不断有湖广行省的居民迁入四川，成都很快又恢复了大都市的繁盛，所谓“佳丽纷华，不减于浙”。宋末元初，关于成都城的记载留存很少，而马可·波罗的文字则留下了珍贵的资料，让我们能再一次见到这座城市在历史上的风貌。



配有197幅插图的《寰宇记》羊皮纸手抄本(特雷卡尼复制版)。

四川博物院 供图